

三條述義

權少講義 大賀賢勵謹撰

三條述義 全一冊

「著者權少講義大賀賢勵の経歴については不明。

「本書の原本は白文であるので、編者の意によつて、送り仮名・返り点を付した。

「誤字等明瞭の時には改めたり、（）で示した点もある。

「難解・難読の個所は、敢て原文のままにしておいた。

「三條教憲の教旨は、「天地固有之道」に従つてゐる。必ずしも「古道」にのみ由つてゐるのではない。今後、神職はこの三條により人を導き、僧侶は三條によつて人を誘導すべし」と説く。

「著者の根本思想の一つは天道・神道・人道の三而一、一而三の三者一体觀に存してゐる。

「末尾で經濟（食と貨）の輕視を戒めてゐる。憎むべきは、食と貨ではなく私利・私欲に在ると。精神至上主義をとらず、心と体との一体説の点は、神道の核を示して余りある。

「本書の執筆は、神仏合同布教の停止（明治八年）以前であらうが、原文には日時を欠き不明。

可レ體^{ベキ}敬 神愛國之旨一事

治國之要。在^レ一ニ民心。民心不^レ一。則聞^レ牆^ヲ紛起^ル。
与^レ同斥^{シテ}異^レ。或至^ニ相仇視^{スル}。四海之所^ニ以^テ囂^{タク}然也。
夫心也者。雖^レ如^ニ其面^ヲ人々異^カ趣^ス。政教以^テ道之。億
兆一途^ス。不^レ違^{タガハ}三方向^ヲ。何^ソ異同之^{アリ}有^オ。我邦中古^ヲ立^レ
教者三。曰^レ神。曰^レ仏。曰^レ儒。奉^ニ其教^ヲ者。率^レ逞^{タマツクスルニ}
管見之私^ヲ。不^レ能^ニ審^{スル}國家立^レ教之意^ヲ。與^ニ各教^ヲ至理
之所^ニ有^オ。競^{フチア}以^テ相排斥^{スル}為^{シカト}務^ス。人心破裂^ス。殆^ニ至^レ
不可^レ取合^{スル}矣。可^ニ勝嘆哉[。]謹按^ス三條之教旨^ヲ。只是^レ

率^ニ天地固^ニ有^{アル}之^ヲ以^テ設^シ教^フ而已[。]非^ニ必^{スシモ}由^ニ古道^一也。
然而三教之旨。宛乎不能^ニ出^ス範^メ。可^レ謂^ス要言不^レ煩

矣。自今以往。祠官之導人以三條。緇流之誘民以三條。乃纏之相仇視者。不得不和而為兄弟。雖欲億兆不一心得乎。三件之同。教導之官。所由設其在於此乎。

敬肅也。謹也。在貌為恭。在心為敬。而敬主事。敬

神之敬。蓋有畏敬之義。有愛敬之義。何則。天祖之基於洪業也。体於太陽以照徹。六合寄德於玉。寓明於鏡。託威於劍。手授諸皇孫。以為天位之瑞。三器之在世。猶三辰之懸於天。德輝二焰。燭於無窮矣。嗚呼。拳頭見日。清廟儼然。神威不違

顏咫尺。豈可不畏敬之哉。豈可不愛敬之哉。

神孫仰天。天祖之遺影。於鏡中。膝下孝敬。累世相承。至

瑞離朝。神人異居者。所以畏神威也。神孫猶然。天下誰敢不畏敬。人之異于禽獸也。無羽鱗。無爪牙。如無下。天祖開衣食之原。以惠于後

世。万民何以得居寒熱。而免饑渴哉。神澤優渥。

滄溟猶淺。天下誰敢不愛敬。夫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以臣之於君。不合則去。父過則爭。雖爭而

不容。幾諫号泣。盡愛敬而已。固無可去之理。在支那。同姓之臣。寧易置其君。不為身退者。無他。欲全恩義也。我皇宝祚之隆。自天地開闢。蓋經幾億萬紀。而一系不移。元々之民。

孰有不係屬於神者。乃君臣之際。恩義備具者。非異邦所可比也。然而頑然不知敬。神者禽獸已。非人也。人而禽獸。何不遷死乎。神祇列于祀典者。固其多也。靈德固不可測也。豈得一一數其功業乎。抑如素靈鳴尊。五十猛命。生布木種。大己貴命。少彥名命。制醫療禁厭之法。足以窺一斑矣。嗚呼。我輩所以生育。孰非神賜焉。豈可不畏愛敬之哉。

神者名靈妙不測也。靈德至妙而不測。是以惠民無

算。此其所以不可不敬也。雖然。唯謂其有功德於我。而報之以敬。則陋也。必也明乎。神人之分貴賤之等。而后敬之。是為得之。

敬神之不可已。在禹域。亦為治國之第一義。易曰。

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中庸曰。明乎郊社

之礼禘嘗之義。治国其如示諸掌乎。不其然乎。況於我神州乎。

仏教亦以敬神為貴。大無量寿經曰。不畏天地神明日月。不肯作善。難可降化。自用偃蹇。謂可常再。無所憂懼。常懷憍慢。如是衆惡。天神記識。不其然乎。

敬神之本。在正心術。心苟有瑕。雖拜跪是謹乎。雖享獻是盛乎。只是外敬而已。外敬神不不屑。何以知之。曰。人道出乎天道。而天道原乎神。神道也明矣。然則人也。天也。神也。三而一。一而三也。其道一也。而心不由道可乎。心不由道。則人

立焉。然而以伊弉諾尊為父。以天忍穗耳尊為子。而為之娶。栲幡千々姬。以繼統。以素盞鳴尊為弟。以天兒屋命。天太玉命等為臣。高皇產靈尊。每參天上之議。則此為其友也。五典之叙。嚴確。如此。所謂天叙有典者。蓋非偶然也。故曰。人道出乎天道。而天道原乎神道。易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天地合其德。則与神合其德也。故曰。人也天也。神也。三而一。一而三也。易曰。同声相应。同氣相求。苟合德於神。雖澗谿之毛。如蘋蘩之菜。以享之。神之不吐也必矣。故曰。敬神之本。在正心術。

與二天。神異道也。人与天。神異道。則雖二人敬。之乎。神豈屑之乎。故曰。外敬神不不屑也。何以知。人道出乎天道。而天道原乎神道也。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皆發於性而不行。不假作為。不假作為。豈非天乎。(書經)書曰。天叙有典亦然。天祖之御天也。光彩照徹六合。万彙資以

則道也。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若是解。則天神之尊。(麁體)無跡。殆使下人茫然不能為思。雖然。異邦之人。固不知有天神。則為之謬解。亦亡足怪者。

天祖也者。御高天原之神也。豈可舍此神。而求蒼天。主宰於他哉。說者或曰。体天之仁。則天之明。奮天之威。以照臨万邦。信斯言也。神之於天。為落第二流乎。然則天神之外。更有上帝也。不_レ通甚焉。

敬神之事。在保守其位。神者天之主宰也。人受其命。以為三土農工商。則四民各固守其位。不殞其業。所以立命事神也。立命事神。非敬而何。

敬神之道。以祭祀為重。當天祖之時。已有三大嘗之儀。而有三齊鏡之教。則我邦祭祀之典。所由來蓋亦尚矣。至瑞籬朝_(崇神天皇)。大經_{シラフ}。天業_{アマツヨリ}。盛祭_{スル}。神祇_{ミツキ}。祭政維一。民皆知所向。其詔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今既禮_{イマフ}神祇。災害悉息。今也設為教一部。

之官。繼述先志者。仁孝廣大。使人感奮興起。庶幾億兆一心。奉承祭祀。熟乎報本反始之義矣。神威於是乎立。人道於是乎成。然後國光遠照。耀海外而已。

問。日神者。日即神耶。豈日先有。而神依之耶。

神之入天石窟也。六合如晦。則神外果無日耶。日者太陽。而固懸於天者也。神者生於下界。而上天者也。然則神外果有日耶。答。神之未生。無日也。神生而后有日也。然則似_{タリ}神外無日也。雖然。日者太陽。而無四體也。無耳目鼻口也。神則能視。能聽。豈無四體與耳目鼻口乎。

然則似神外有日也。此殆難為解矣。雖然。請試解之。蓋有二陰陽。而后有天地矣。有天地。而后有日月矣。書紀曰。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陽也。重濁者。淹滯而為地。陰也。是為天地之剖判。方是時。天地草昧。陰陽未變理焉。日月未懸於天焉。至伊弉諾尊。伊弉冉尊。陰陽始如調和焉。国土山川成焉。人禽草木生焉。所謂天地定位焉。万物育

焉也。於是生_ニ日神_ヲ以為_ニ之主宰_ヲ。而后太陽懸焉。

神之光華_ヲ。与_ニ此融_レ洽_レ無_レ間耳_。譬如_ニ聖賢體中之氣。洪然塞_ニ于天地之間_ニ。而無_レ些隙_。此其所_ニ以照_ニ萬物_。而化_ニ萬物_。然則神也日也。一_ニ而二_。二_ニ而一已而。

天地者一大物也。日月星辰繫焉_。風雨雲雷行焉_。人者一小物也。亦有手足耳目百骸_。羅列一身_。而統_レ之者心也。手足待_レ心而捉行_。耳目待_レ心而聽視_。是其所_ニ以順_ニ從_ニ和_。不_ニ相害_セ也。若使_ニ耳目手足_。各存_ニ其心_。則手欲_レ捉而足不行_。舌欲_レ嘗_レ而齒不合_。足_レ與_レ手違_。舌_レ與_レ齒背_。無_レ一身所_レ立也。古典所載_。日月風雲。各有其神_ニ存_。而一毫不_レ悖_。變調融化_。所以生育万物者。以_ニ群神_ニ其德_。而日神為_ニ之宰_。故已_。且以易論之。伊弉諾尊_。伊弉冊尊_。猶_ニ乾坤_。日神猶_ニ乾元_。群神猶_ニ亨利貞_。元以主_レ春_。亨以主_レ夏_。利以主_レ秋_。貞以主_レ冬_。四德一致_。而統_レ之者元也_。日神主_レ日_。月神主_レ月_。風神主_レ風_。雷神主_レ雷_。群神一德_。而統_レ之者。日神也。如此則何乖角齟

齟之有。

敬神之要在愛國_。而愛國之念_。發_ニ于敬神_。二者唇齒相資_。輔車相依_。何則_。八洲天神所降誕_。元氣所鍾凝_{スル}土壞風俗_。冠_ニ絕宇内_。古稱_ニ瑞穂國_。者。豈為誇乎。且天統一系_。絕_ニ無_レ中原逐鹿之患_。為不_レ為石則已_。苟有_ニ血氣_ニ者。雖_ニ三尺之童_。莫_レ敬_。神之心_。不_レ鬱勃於胸中_ニ者矣。天下誰不_ニ庶_ニ幾_。皇道之隆_。國家之盛_。哉。夫我君_。神孫也。我國_。神域也。張_ニ皇_。富強_。國家_。所_ニ以敬_。神_。也。敬_。神_。愛國_。合_{セテ}以_ニ為_ニ一條_。其旨深哉。

愛慕也_。重也_。惜也_。愛國之愛_。蓋_ニ有_ニ愛重愛慕愛護之義_。我邦_。天神所_ニ經營_。神孫所_ニ光臨_。與_ニ如後梁太祖_。以盜賊之衆_。蹶然制_ニ御天下者_。霄壤懸隔_。水炭相反_。豈可_ニ不_ニ愛重愛慕_ニ哉。雖然_。不知_ニ所_ニ以愛護_。之法_。則鬻之所_ニ愛重愛慕_ニ者。或至于_ニ有_ニ龜玉毀_ニ於櫃中_ニ之過_。夫天地者_。以_ニ生_レ物_。為_ニ心_。故生_ニ化_ニ無_レ息_。然非_ニ人力_。以財_。成之_。輔相_ニ之_。則不_レ能_ニ成_ニ化育之功_。也。宝祚之隆_。與_ニ天壤無窮_ニ者。

神勅也。金匱之國。雖々々無欠乎。時有盛衰。世有汚隆。為人臣者。豈可束手於其間乎。當勞心。勞力。各任其責。死而後已耳。不然者。國之蠹魚。罪不容于誅。

護國之法。蓋亦多端。然大略不過四事也。一曰富國。二曰強兵。三曰立教。四曰交外。一者於國。猶四時於天。闕一則不可也。恭惟國家。維新舊弊。悉除。新利悉興。墾地殖產。通市制器。所以富國也。軍分水陸。有鎮台分營等之設。所以強兵也。築學校。起教院。講習曉諭。俛焉尽力。所以育才。蒙也。置外務之官。獻酬玉帛。貿易貨財。所以交外也。天下之事。於是大備焉。廟堂之上。無復遺方。臣謗劣伏在草莽。莫所知識。亦將何言。雖然。沐浴聖沵。負荷皇恩。苟所蘊于心。不敢不陳也。略述教義。不愧鄙陋。庶幾有補乎。國家布教之万分一矣。至于四事施行之術。有肉食人。不敢贅出位之言焉。或曰。祭事為政。事神臨民。初無三致。立于

廟堂而為政者。容貌衣食。不可失。神州之儀。則散髮短袖。非神州之容儀也。昔者無貴無賤。禁食芻豢。一犯此律。則終身不得接神。故稱之長忌也。然則六畜非神州之食也。孟子車有云。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容貌衣食。不異于洋人。是亦洋人而已。洋人而祭国神。神豈享之哉。必也人其人。服其服。食其食。然後可以事神也。子以為何如。余曰。子焉得此瞽說也。我明語子。夫時勢逐氣運而變。視時制宜者為智者。守旧株而不知應變者為愚者。且就支那論之。堯舜之授受。一變為湯武之革命。虞仲之斷髮文身。仲尼以為廢中権。又曰。殷因於夏礼。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損益可知也。其所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麻冕礼也。今也純。儉。吾從衆。變通無方。要歸正理。是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也。今也海外諸國。氣運大開。文物日美。工伎月精。制巨艦而浮海。則以万里為比隣。六大之洲。彼此往来者。舟帆如織。當是之時。何國能得鎖港獨立乎。

既約和親。則不可不誠以接之。然而不察朝旨。主張攘夷之說者有焉。斬戮來港之客者有焉。嗚呼。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何暇戶曉人諭。豺虎雖猛。拔其爪牙。則不異于麋鹿。脫士之佩刀者有以哉。若夫貴洋儀。并洋食。讀洋書。服洋藥。用洋洋器。賞洋行者。無他。破固見。摧陋習。之好手段而已。如此而后和親可結。國家可保。敬神之義。孰大焉。苟不害于綱常倫理。何有於曲礼少儀哉。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旨向也。謂意之所向也。本身也。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意也。敬神之旨者何。報本反始是也。其目四。曰正心術也。守其位也。重祭祀也。愛國家也。愛國之旨者何。嚴守國體是也。其目二。期皇道之盛也。立護國之法也。夫士則有士之敬神。愛國之道。工則有工之敬神。愛國之道。四民各不出其位。固守其分。以体于敬愛之旨。戰兢不懈。雖欲國家不大得乎。

可明天理人道事

率天理之道。神州之所固有一。固莫待支那之教焉。然自忘神朝。伝儒教以脩飾我道。歷朝一軌。至今不易。苟欲窮道之奧窓。舍儒而何以為哉。竊

探經籍之幽旨。叙述教義如左。
易所謂有太極。元亨利貞等之德。以左右陰陽者。自
我觀之。則莫不天神之德。然者矣。此意原于神理。
抑既抛儒典。為之解。則不得復贊神德也。讀者
幸莫怪焉。

陰陽未形之初。沖然漠然。無可見矣。無可聞矣。
易謂之太極。然未可知其果為何物也。或以為
理為元氣者。皆出乎其臆焉耳。竊按。以有推無。
以形察無形。則雖不中不遠矣。天有下生万物之
德。謂之元。易曰。大哉乾元。万物資始。至哉坤元。
万物資生。又曰。天地之大德曰生。不其然乎。由
是推之。本来自然。有生生陰陽之德存焉。此元之又
元。不可得而名状。故唯名之太極也。若夫未有
天地。以此而生天地。既有天地。以此生人生物。
有物必有其條理。物理隱然。蘊在太極之德矣。人

朱晦庵等

見其一也。乃曰。太極者理也。有德必有氣。雖陰陽未形。大氣混淪。充塞太極之德矣。人伊仁見其一也。乃曰。太極者元氣也。而大。謂之天。見鶴林而理蘊其中矣。故天有以形言者。有以理言者。詩曰。謂天蓋高。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悠々蒼天。論語。猶天之不可階而升歟。之類。皆以形言也。孟子曰。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以理言也。夫天理者。言天之理也。合形与理之称也。然天然自然之理。謂之天理。則理邊為重。蓋天有心。易天地以。而無念慮。故其所為皆自然也。雖自然。條理秩然。在其中而不亂。故名之天理也。天理道之所出。不詳其為何物。則人道何以得明之乎。學者其不可忽焉。理道之用。而道原於德矣。然則陰陽未有之前。獨有太極而已。有陰陽而後太極寓于其中。而為主宰。其名曰元亨利貞。何以知之。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夫生万物者。不外于元。則所謂天地之大德。非元而何。太極之德。以生陰陽。則陰陽舍此德。而何以得生万物乎。元與太極。為同體異名者。於是乎見焉。雖然。太極者。泝而推上古之名也。故周濂溪曰。陰陽是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立三天之道。

曰陰与陽。不其然乎。天之生物。莫不不由於陰陽之變化。故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即条理秩然处。所謂天理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者得也。記秦在天則得諸太極。使下三万物亦以各得其所。謂之德。在人則得諸天。又得諸道。謂之德。若夫陰陽者。生於何處乎。曰生於太極也。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不其然乎。太極者何。曰。難言也。雖然。德者得也。天地之大德曰生。由是推之。則生陰陽者。亦可以名德歟。余故曰。理道之用。而道原於德矣。然則陰陽未有之前。獨有太極而已。有陰陽而後太極寓于其中。而為主宰。其名曰元亨利貞。何以知之。曰。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夫生万物者。不外于元。則所謂天地之大德。非元而何。太極之德。以生陰陽。則陰陽舍此德。而何以得生万物乎。元與太極。為同體異名者。於是乎見焉。雖然。太極者。泝而推上古之名也。故周濂溪曰。無極而太極也。太極雖位三千陰陽之上乎。下而寓于

陰陽。則陰陽之物已。於是亦不可名之太極也。故名之曰三元亨利貞。苟無四德之依于陰陽。乾道何由得變化乎。乾道不變化。則天理何由得一条貫乎。如此則理道之用。而道原於德也。亦奚疑。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莊子曰。道理也。道無不「理。由是觀之。道統「理。而德亦統「道也明矣。莊子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莊叟之言。亦妙符于易。大德曰生。似仲尼暗曉此義。豈不亦妙乎。

陰陽氣也。而謂之道。誠德也。亦謂之道。其義如何。曰。道。道路之義。然蓋難知哉。又道理之義。莊子。道理也。陰陽也者。天運之所必由。猶人之由道路而行也。故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蘊蓄萬物之條理。一毫不差。一毫不差。豈非誠乎。且其運行之健。一瞬不息。亦可以為誠矣。中庸。至誠無息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庸各有所。當而云再。爾力。豈有經義不合其符者哉。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德以兼「道。與「理也。立三天之

道。曰。陰與陽。道以兼「德。與「理也。滅天理。窮人欲者也。理以兼「德。與「道也。程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余亦曰。德亦道理。道亦德理。理亦德道。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朱註。卦爻陰陽。皆形而下者。其理則道也。以上文觀之。卦爻陰陽者。指乾坤而言也。乃至于成象之謂乾。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而窮矣。夫乾可謂之象。不可謂之形也。而曰陰陽皆形而下者何也。象南方大獸。中國人不識之。但見圖寫者。故借義訓為形似也。形踐形。孟子。莊子。形固可使如槁木之類。言痕迹既露者。非形似之義也。陰陽者氣而已。有象無形。豈得謂之形而下者乎。晦庵拗捩謬解。欲強合其家學。亦英雄欺人者耳。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之道。亦可以為理。則天之道。即天理也。然則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之道。亦將曰地理人理乎。豈不笑話乎。余故曰。道。道路之義。陰陽。天之所率由。剛柔。地之所率由。仁義。人之所率由。穩貼不可易而已。

人道者何。可二一言而尽之。曰。仁而已。仁者人也。
中道。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
其為仁之本歟。論忠恕違道不遠。庸又有加義而言
者。立人之道。曰。仁与義。易。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孟子之
類。可以見。抑推開之。則為五常。為五倫。為孝。弟
忠。信。溫良恭儉慈。惠敬愛等許多之道。何以得然乎。

曰。元為統天之德。人得之以為仁。則仁之統。萬善。
固其所也。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
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此仁統。萬善
之明徵也。仁者人也。言人之所以為人也。禽獸則無
惻隱之心。故曰。狠子野心。左人則得。天地生。物之心
以為心。故生有愛物之心。以為愛物之行。是
為人之所以為人。夫舍人以為己。為人欲之私。
忘己愛人。為天理之公。然則私欲尽。处即天理。天
理全。处即仁。仁能統。万善者。以天理之全体。故耳。
仁專言之。則為万善之長。偏言之。則為爱人之道。然
非相違也。何則。仁原乎天地。生物之心。生物之心。
即愛物之心也。故曰。愛之欲其生。論夫親本乎父子。

相愛。義本乎君臣。相愛。別本乎夫婦。相愛。序本乎
長幼。相愛。信本乎朋友。相愛。舍愛。則万道不成。仁
專言之。則為万善之長。故偏言之。亦不得。不。通。万
善。故孟子偏言之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害物為
獸心。愛物為人心。愛心以接物。此万道所以得。實
踐也。

或曰。元亨利貞。文言以為人事。而配仁礼義貞(智)已。
非謂天賦此四德於人。以為仁義礼知之性也。故
結文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伊藤東
涯弁之審矣。予以為何如。余曰。陰陽剛柔。天地
本具之道。而仁義礼智。生民固有之道也。故繫辭曰。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
曰陰。子陽。立地之道。曰柔。子剛。立人之道。曰仁
与義。象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中庸曰。天命之
謂性。率性之謂道。三書映帶。而義始全矣。夫乾
道之變化。非元亨利貞之運行。而何。然而人物各正性命
者。一由乾道之變化。則將舍元亨利貞。向何處
而求人性乎。大哉乾元万物資始。即天命之謂性也。

率レ性之道。即仁義礼智。而仁又為其長也。故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体レ仁。足以長人。蓋元者德之首。而仁者善之長也。故元在人則為仁。君子体レ仁。而後可以與天地合其德矣。亨者元之通也。乾道亨通。而後莫^ニ物。不^ニ嘉美。故亨在人則為礼。利者元之遂也。乾道施^レ利。而後莫^ニ物。不^ニ得^レ其宜。故利在人則為義。貞者元之成也。乾道終功。而後莫^ニ物。不^ニ貞固。故貞在人則為知。凡物知^(智)其理。而处置得^レ宜。則事不^レ敗。智有^ニ貞固之義。可以見。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礼智根於心。蓋本於此矣。諸經之語。昭合如此。而猶且不信^{ナレ}之。不過博浪之一椎。疑塊不^レ碎。亦可^レ憫哉。

仁固雖可^レ分^ニ性情体用内外。只是一德之动静而已。非^レ其体之渾然在中者為性。其用之躍然發外者。為^レ情為^レ緒。全体則依然而常在中也。譬^レ諸水。潛伏地中者為^レ体。湧出地表者為^レ用。迨用之既發。曰水之全體。猶在地中。豈理乎。孟子四端之說。特就常人而言^レ之耳。故曰。無惻隱之心。非^レ人也。凡愚雖

氣稟偏駁。而不^ニ能德性純粹。苟亦人也。豈無惻隱之心乎。括而充之。則猶^ニ爝火可^ニ得而為^レ燎原之火。細泉可^ニ得而為^ニ四海之水也。若曰^ニ仁之全體渾然在中。而其端緒微^ニ見於惻隱者。為^レ物欲^ニ所^ニ遮蔽^ニ故不^レ得^レ不^レ然。則括充者。為^{スル}私除物欲之謂乎。故余以^{オヘララ}為^レ仁之靜^{ニシテ}而未^レ動。為^レ性為^レ体為^レ內。動而發^{シテ}為^レ情為^レ用為^レ外。抑^ニ離^シ體有^ニ用之理。則惻隱之情。即仁性之發。而体用全^{アラハ}露^シ乎外。而莫^ニ復余蘊在中者。故性情体用内外。只是一德之动静。而皆可以名^シ仁也。孟子曰。君子所^ニ性。仁義礼智。又曰。惻隱之心仁也。孔子曰。能行^ニ五者於天下^ニ為^レ仁矣。豈不^ニ其然^ニ乎。薰仲舒唯知^ニ以^レ仁安^シ人。而不^レ知^ニ安^シ人即人之所^ニ以為^レ人。故曰。所以治^ニ人与^レ我者。仁与^レ義也。以^レ仁安^シ人。以^レ義正^シ我。故仁之為^レ言人也。義之為^レ言我也。太田錦城曰。仁者人也。趙台卿鄭康成所^ニ註不明。得^レ仲舒之解。昭明確的。無^ニ可^ニ容疑。又曰。仁者人也。接人之道也。果^シ其說之是耶。其奈仲尼顏淵所謂脩身以^レ道。脩^ル道以^レ仁。仁者自愛^シ何。韓昌黎不^レ知^ニ仁可^レ

為性。故曰。博愛之謂仁。朱晦庵不_レ知_二善行可_マ為仁。故曰。愛之理。心之德也。伊藤仁斎不_レ知_二仁_一為_二人_一性_二。故曰。孟子以_二仁義_一為_二固有_一者何也。蓋謂_二人_一之性_二善_一。故以_二仁義_一為_二其性_一也。此以_二仁義_一名_二性_一也。非_二正_一以_二仁義_一為_二人性_一也。物徂徠不_レ知_二仁_一為_二人性_一。為_二人_一心₂。故曰。安_二天下_一之道也。安_二民長_一人之德也。龜井南溟蓋不_レ知_二仁_一為_二何物_一。故曰。其人仁賢成德。而後仁可_レ得_二而_一言₂也。苟_二未_レ成_二其德_一也。雖_レ得_二於_一言₂。夫子不_レ取焉。故欲_レ知_二仁_一者。要在_二務_一成德₂。而不_レ在_レ知_二仁_一之為₂務₁也。母_ニ乃遁辭_一乎。嗚呼。不_レ使_二楊朱注于岐_一者幾希。可_レ勝嘆₂哉。

無_二惻隱之心_一。非_レ人也。非_レ人則禽獸而已。禽獸則無_二惻隱之心_一。故曰。無_二惻隱之心_一。非_レ人也。人者非人之反也。然則有惻隱之心₂人也。惻隱之心₁仁也。故曰。仁者人也。人者得_二天地_一生₂物之心₁以_レ生。故有_二愛物之心_一也。愛之欲_レ其生。故有_二不_レ忍_レ人之心_一也。有_二不_レ忍_レ人之心_一。故見_下孺子將_レ入_二於_一井₂。有_二惄惄惻隱之心_一也。此人之所_ニ以為_レ人。而所_ニ以_レ異_ニ于禽獸_一也。故曰。仁者人也。如

此解得。青天白日。無_レ有_二纖翳_一。錦城所謂得_二仲舒_一之解。昭明確的。無_レ可_ニ容疑_レ者。猶是夢中說夢耳。

仁者萬善之長也。亡_レ論於人道為_レ全。故曰。仁者人也。蓋即偏言。而專言之也。義礼智者。仁之細屬。而人道之一端而已。不_レ得_二曰_一義₂者人也。禮者人也。智者人也。家語。問_ニ管仲_一。曰。仁也。論語。問_ニ管仲_一。曰。人也。仁_ニ人通。可_レ以見_レ。仁者人也。仁人心也。思_ニ孟之語。皆自_ニ仲尼_一來。

親義別序信。天叙之典。而為_ニ天下之大經_一也。仁義礼智。天賦之性_ニ。而為_ニ天下之大本_一也。經常也。五品之人倫。為_ニ生民經常之道_一。故曰。大經_ニ。曰。達道。達通也。通_ニ上下古今。所_ニ共由_一之道。而道本_ニ乎性_一焉。此仁義礼智。所以統_ニ万道_一也。親義別序信。五品之人倫。而各有_レ所_ニ當。則未_レ可_レ下初漫然曰_レ統_ニ万道_一也。抑_ニ親仁也。義義也。別序礼也。信信也。信具_ニ于仁義礼智_一。不_レ可_レ離。則五倫之与_ニ五常_一。隨_レ處而異名而已。非_レ有_ニ別体_一也。

以仁論人道。示道之体統而已。至乎諭夫婦之恩。宜以五典為先也。此二帝三王所以教民。而後王所準則也。讀者留意焉。

天地也者活物。而變動無常也。從氣運之變化而制^{スルヲ}宜。為人道之常。夫陰陽有消長。而天步有險易矣。是以人事亦不免有治亂盛衰也。今也版圖歸一。萬國交通。彼此相益。有國威日升之勢。可謂氣運豐亨之秋矣。抑不可專委諸天道。當同心戮力。睡手而尽財成輔相之道。以挽回造化。使治者益治。盛者滋盛。畢世無亂衰之時耳。此謂致臣子之職。天為圓。圓者循環無窮。而變動無常。理之常也。此其妙用所以不測也。抑理之在物。條貫於千變万化之中。一定不易者。無他出乎全体渾然之變用而無變体耳。所謂一本万殊。豈為虛語乎。全体渾然。故其德一誠無息。一誠無息。故一理貫而不易也。循環無窮。故妙用不測。妙用不測。故千變万化。不可端倪也。審此理。則天道變化。固不足怪。況於世態乎。

自小而大。大極而趣。小。天理也。故自微暖而大暑。暑極而微涼。以至于大寒而不息。此四時之所以循環無端也。万理皆然。且以國勢論之。自太祖東征。剪伐荆棘。至開化朝。未嘗通信于海外。何則。以建國一日浅。人口未甚多。制度未全備。不暇外務也。迨^{皇后}神功之西征。三韓之朝貢。歲相望于路。可謂盛矣。其後屬於國之多故。彼之禮意。漸以衰。於是乎有豐臣氏之再舉也。若夫貿易。中古来往安博天竺等。航海之術。將以漸精。及邪教之來。其事遂止。鎮國者三百年。而至于万国交際之今。一屈一伸。雖天理使然。人事亦未無利鈍焉。嗚呼。人心之靈。莫不知。苟明乎天道通塞之理。予設之備。不專受制於造物者。何小大屈伸之有。所謂先天而天弗違也。是之謂活手段。如是可下以与天地鼎立。稱三才而已。天生民有欲。書其故何也。曰。人者為動物。匪飲食衣服。不生活。而無欲可乎。若無饑而欲食。渴而欲飲。寒而欲衣。人之類滅久矣。飲食衣服。可以生養。則凡為人者。不可不講。生財之大道也。殖物產。

利國貨。皆出乎天理。而人道之不可已者而已。當周之末。人心競趣功利。仁義之心。日以消焉。是以孔子言利罕。孟子曰。仁義而不利。学者眩其說。談僅及利之事。將掩耳而走避。然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足食富之。孟子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然則古人何必厭利為。唯其所惡于利。逞私欲。以害公利。故已。夫彼此相益。之謂公利。公利近乎平義。故曰。利物足以和義。後覺之人。莫為腐儒所魅也可。

誠者徹上徹下之道也。初學入德。必自誠始。及其成功。亦不外于誠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若夫三條之教。徒舉之於口舌。以誇人而已。聽者亦以為馬耳之東風。所謂曰。体曰明者。果安在哉。可使下奉戴。皇上遵守。朝旨上事。

君者天也。臣者地也。天尊地卑。皇上可不其奉戴乎。君者陽也。臣者陰也。陽唱陰和。朝旨可不其遵守乎。夫君臣之道。人之大倫也。為之。天理人道之第一義。而重有此條。豈不屋下架屋乎。續按。譬

諸滋味。上件猶魚肉。此條猶宰割之法。雖有鮮肉。不知所以調之。則不可。以供盛饌也。自三政權之歸武門。數百年於此。北条足利之事。固不忍言矣。至豐臣德川之時。天下之人。大抵知有三霸府。与侯国。而不知有皇室。不敵戾者幾希。今也雖幸遇。皇運勃興。千歲一時之秋。陋習之久。奔趣文明維新之化者。其与幾人。桔于旧弊。失慧眼者。戴。皇之心。亦不能以純粹。自然之勢也。可不長太息哉。雖朗月懸乎天。不知。舉頭見之者嬰兒也。雖盛饌列乎前。不知。危坐食之者孩童也。指空示月。因礼薦食。保傅之任耳。若夫君臣有義之教。民或以為陳言腐辭。不知所以用諸今日之法。是以特料理此義。欲使。癡頑之民。知。天日之嗣。君子。于我。万古不易者。所以。与彼霸者之倏興忽蹶。暫相。為君臣者。同日。而不。可。論。之。維新。皇政之膏沴。所以。有。八珍。悦口之味之外。豈有。他哉。嗚呼。指導之人。鞠躬。莫。保傅之任。則破。天下之蒙蔽。以至。乎。文明开化之域。可。举踵而待之而已。